

山

書

山書第十六卷

張嘉閔臣

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日朝期傳免閔臣公揭規正諭
曰皇帝勅諭輔臣周延儒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甡朕
以涼德慕服日久靡敢克寧義務繁愆忘是惟賴卿
等盡心匡道即事贊襄視國猶家圖難于易調和消弭
未易枚舉即如本月初九日偶因微恙暫免早朝方愧
宵衣即勤補牘知等忠純體國念篤愛君上改典謨悽

倦于君要臣義之詳深惟易傳懋懋于晝動夜靜之宜
意比韋忠言同藥石朕心欣說是用褒嘉海宇當多事
之時而拮据賴克艱之佐臣勞而君乃逸內治則外自
寧卿等其益納誨無方匡朕不逮處終如始共保天休
欽哉故諭

瑞本宮

七月置太子瑞本宮原名慈慶宮懿安皇后居此因移
懿安于仁壽殿改為瑞本宮時太子年十四議明年選

婚故先為置宮按慈慶宮先宗青宮時所居張差杖擊處也其後為勗勤宮帝為信王時僖居

皇妃加諡

七月皇貴妃田氏薨加諡冊文曰桂殿承芳耀冠三星之首蘭宮殞秀禮崇大烈之光惟昭德于生前宜隆恩于身後爾皇貴妃田氏生有令質早晉榮封麟趾鍾祥式振行絕之慶難鳴儼儼時表宵旰之勤淑譽方宣遺芳遽掩望惟如在悲空結于瑤華辭輦猶聞名應高于

彤管欲彰懿範宜有襲祉爰稽素履謚為恭淑瑞慧靜
懷者此靈其有知尚歆寵渥

選設九嬪

七月諭九嬪之設原膺宮闈內政祖制選擇典禮甚備
適因中外多事未忍舉行朕登極十五載從未輕進一
人第宮中禮節殷煩如郊廟寢殿袍膳等事均不可缺
入料理選嬪協官典難久廢著即遵照舊例傳諭京城
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

德性純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潔者方許與選其被刑廨
役等項及已聘定者俱不得冒取罪仍于明春舉行
該部即行傳飭其內諸司也着預辦錢糧不得違悞特
諭 給事中沈時亨疏曰臣聞邸報恭捧聖諭傳諭京
城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純良清白容貌端潔者
以充九嬪臣聞九嬪載在周禮事關宮闈重以祖制且
以盛飭夫郊廟寢殿庖膳諸禮節皇工此舉政為勸合
天人豈其或忘風怒之歲怠荒之戒有煩于外廷小臣

過慮者乎願臣愚以為朝廷之事有緩有急有逸有勞
明主圖其急而舍其緩趨其勞而遠其逸是以至誠不
息久道化成終成盛治焉方今內外多故海宇騷然而
臣民猶尚怡安可恃無恐者良以皇上親賢納諫凡郊
社大典何一不舉行兵農大政何一不釐覈且好學致
政明覽奏章少討經史講誠正之道為修齊舉青宮之
毓德二王之蒙養皆于皇上式觀身極是以九邊將吏
四海窮黎開聖躬之不自暇豫如此以為天時人事必

相感召終至太平致雖塗肝腦以事枕戈而不避磔骨
血以供飛輓而不怨也乃于修省誕號屢頒之日忽傳
此詔在皇上稽諸典彙考諸往牒其難其慎而後為此
諭萬無稍有即安致弛宵旰但恐官府外或有不善仰
承聖意者將毋從此各懷宴樂遂忘外患乎則臣且總
總慮矣嘗讀史書逸樂之警載在禹謨女誥之盛嚴于
湯責見古盛世君臣無一時一事不互相儆惕以皇上
同符禹湯克艱厥后何刻小忘即臣今茲頌聖諭有適

因中外多事未忍舉此朕登極十有五載從未進一人
之語則皇上前此殷憂何如敬慎計今雖朝端清明衆
正登用然中外多事仍如昔也不敢謂災沴不見而時
和年豐也不敢謂矯命不行而師武臣力也不敢謂剝
獲無虞而小往大來也不敢謂奸宄潛消而內安外攘
也不敢謂野無不歸之鴻地無不耕之土而興屯墾荒
已有成功也有一于此即不可謂之已安已治乃十五
年未忍為者而今行之竊恐大小臣工或誤認多事之

日遂為無事之日也昔高皇帝大宣功臣惓惓不忘穀
難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夫功成極治
之際祖訓尚如此而況今日乎且聖諭飭在內諸臣也
著預辦錢糧臨期應用皇上富有天下寧惜此費顧臣
又以為節儉之端先行自上今戰士長征飢民露處因
額賦皆匱內帑之發絡繹不絕憂時者尚恐其難繼無
以拯此無衣無食之民應此呼庚呼癸之士而使計臣
竭蹶于茲典禮或亦急先務之道尚可再籌也臣猶北

天啟年間訛傳巡嬪民間子女嫁娶幾空婚配非偶後
不勝失所之嘆今聖諭分別甚明且不過止及京城內
外而傳之遐遠恐有奸民藉此煽播兵荒流離之餘難
復堪此皇上視民如傷常慮匹夫匹婦有不被澤臣有
所未安于衷又仰見皇上不即速行尚待來春之至意
何敢不明白入告伏望收回成命俟寇盜削平之日然
後肇舉則容慮益勤于講幄臣鄰益惕于幾康邊士益
奮于死綏小民益勇于供賦瘁業竟兢愈加昭著將震

統既遠豫樂可成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于皇上飢溺同民之聖衷為大愉快矣人臣憂君必于其漸臣幸際昌言不諱之時臣區區愚悃伏乞聖明鑒宥

奉先祧廟

八月文華殿日講官手諭閣臣曰朕恭視太廟奉先殿祖廟帝后神位不覺孝念愴感再為祧廟英廟之孝前皇后憲宗之孝穆皇后孝惠皇后終歲無一祭也况廟

世廟之孝烈皇后孝恪皇后穆廟之孝安皇后孝定皇后神廟之孝靖皇后光廟之孝和皇后孝純皇后忌辰不得設祭服膏也在太廟殿宇三層皆九間前殿時享祫祭之所中殿見廟後殿祧廟皆同堂異室一帝一后而十位繼后聖母不與焉此大禮不敢輕議在奉先殿一層九間亦同堂異室見廟帝后及七位繼后聖母咸在焉時享大祫行禮于太廟奉先殿則凡遇節令朔望忌辰等典禮皆有祭祀獨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忌辰

不得設祭又不得服者若祧廟三位繼后聖母終歲祭
皆無此朕孝思所以難已也今謹祭供奉各殿則有神
霄以孝本恩奉慈昭神等殿朕親行相度惟本恩殿規
模濶大欲命所司改建殿宇二殿每層九間亦同堂異
室供安祧廟德祖以至孝宗九廟于前殿而孝肅皇后
孝穆皇后孝惠皇后恭照奉先殿例供安行家又禮惟
每年大禋禮畢躬行一祭後殿以備將來祧諸之殿其
世廟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每逢忌辰日宜否設祭祀

服者昨見該部疏奏似尚未晰此意故再諭之

圖五幅

太廟前殿不開外

一為中殿殿位次九室一帝一后

一為後殿殿九室則祧廟也德懿熙仁及仁宣英憲孝
共九位亦一帝一后

一為奉先殿現供座次太祖成祖睿宗武宗皆一帝一
后世宗自孝潔后外有孝烈孝恪二后穆宗自孝懿外

有孝安孝定二后神宗自孝端外有孝靖一后光宗自孝元外有孝和孝純二后熹宗則后尚存也

一為常盈庫改造殿宇配殿開牆 樣

一為奉光殿怡神殿六宮五所仁壽殿本恩殿總樣

給事中沈允培疏言禮以祖宗所定者為遵議以經傳所依者為正伏臣莊誦諭禮以祧廟贈后三位終歲無一祭見廟繼后聖母七位忌辰不得設祭服者孝念難已欲將本恩殿改建殿宇三層供安已祧九廟帶后而

相三贈后于其中及見廟繼后聖母逢忌之日宜否設
祭服青煌煌天語既昭示以太廟太禮不敢輕議而又
通着部科同太常寺折衷情制詳酌典儀微臣拜揚以
命敢不畢竭愚誠用光聖孝天禮有萬世之經有一時
之權經者推之祖宗而準 之經傳而符如太廟一帝
一后奉先殿亦一帝一后也權者祖宗所已行而禮緣
義起經傳所不載而義以情隆如別殿之專享奉先之
禘安是也今日舍祖宗所定之禮而別求所為禮舍經

傳所依之議而別求所為議者萬萬不敢出者臣請盡
言無諱可乎考古無奉先殿之制太祖以時享未足盡
孝思特仿前代原廟神御殿之意而建奉先殿于乾清
宮之左成祖率循無改雖曰用常饌行家入禮而太廟
以象外朝奉先殿以象內朝凡節忌祭告太常題知先
祿供獻禮未嘗不嚴且重也每室一帝一后如太廟寢
殿其祔祧迭遷之禮亦如之禮又未嘗不明且備也考
宗以孝穆紀太后不得祔太廟奉先殿別建奉慈殿薦

乎既以避尊復以再敬仁至義盡千古為昭嗣孝肅周
太皇太后崩孝宗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議祔廟
禮一則曰事酒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再則曰宗
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卒祔孝莊錢皇
后于太廟奉先殿孝肅則祀奉慈殿中室移孝穆居左
世宗追上孝惠邵太后尊號亦祀奉慈殿居右嘉靖十
五年諭禮官以三后主既不祔太廟又不祔陵殿似點
之非親之命會議以行禮官言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

配享于廟所生之母別祭于寢斯禮之正孝宗奉慈殿
之建奉祀法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于妾母不世祭謂
子祭之于孫則止蓋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
于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義當
擬祧但祧義惟遠主為是而邈祔陵殿歲時相享尤為
曲盡非前代所及世宗從之罷奉慈殿祭二十九年祔
孝烈皇后于太廟時以孝潔係元配特議久而始乃定
穆宗即位仍祔孝潔太廟而祀孝烈于弘孝殿又別祀

孝恪社太后于神霄殿萬歷三年諭禮官以孝烈孝恪
宜奉于奉先殿祔享部察嘉靖十五年議祔陵殿不議
祔奉先殿神宗曰奉先殿見有孝肅孝穆孝惠三后神
位係我皇祖所定宜遵照祔安不必另議并罷弘孝神
霄之祭自是繼后贈后皆以祔享奉先殿為成例矣當
孝宗始建祧廟暨世宗再正太祖南向之位爾時明明
穆穆酌古斟今豈不念太廟既有祧廟奉先殿何無祔
殿良以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禮有不得不得降

情有不得不赦先儒嚴陵方氏曰王者之于祖禘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為政先除其寢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惡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惡其乏饗也自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逮不忘者仁也斷以先王之義無敢損益于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今欲建祧殿二層而又不在奉先殿之後將以奉先祧殿名乎抑以何名乎無

論宮廟既遠有毀而無立且前長祧遷之神位供安何
所如送陵殿無迎回大內之理若更製焉即神位與神
主不同于教世之後重取久祧之神位而題之不可
也周家下世三十十年八百止曰先公之遷主藏于后
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耳未聞祧亦以九
為數而預計增加也昔殷高宗為中興盛主彤日有雉
雉之異祖已戒其典祀無暨于昵而傳說亦云黷于祭
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子思子曰先王之制

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改而及之禮稱王母
不配言有事于尊可及卑有事于卑不敢援尊也望上
禱慕出于重鉉孝思通于錫類然帝后之尊卑周數即
典祀之疏數無違在聖母可極尊崇而不必同于列后
在列后宜俾孝享而未免抑于祖宗如魯立武宮煬宮
春秋皆大書特書見其毀已久不宜立而輒立焉非即
速有終之義而哀公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桓僖親盡矣
宮何以存志其災以答其獲也望上試以祖宗所定合

之經傳所依今日既詔之國人他年將妻之者史可曰
內殿之禮非外廷之禮比哉况祧廟三后不得祭于太
廟奉先殿而陵祭遣官焄蒿之感原未嘗不申也必追
罔極而事如存則立別殿以專祀聖母揆之闕宮之文
奉慈之建猶為合禮并忌日設祭服者似宜分別久近
稍避祖宗視俟聖明詳察疏上遂已

諸訪錄司

八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語云百年之計在于樹人

得一入而可保百年者政為道德相承氣誼相引規隨
表景針鋒不易彼爭爨競熟者豈有遠心附影呈身者
必非嘉士所以始進不端末流愈下又熟計其誰為後
日保任者故總辭領袖之司少見貞方沉退之士其所
由來者遠矣往者每省缺司官多于臨時塔訪大端才
有力者得之皆非無因即以廉卓入旋以焚賄敗十嘗
五六求一後來挺然自樹不甘頤指磊磊落落一毫闕
節不通苞苴不入者實罕見也臣請立為總儲之法各

省直不論其缺與不缺兩直各諮訪四人每省各諮訪
二人自三年俸起收單後註之于冊舉主并裁登呈御
覽凡遇推用過一人即諮補一人而總之以其鄉評合
之官績本部再細加諮詢必其孤清介特品行端方見
有文采者而後定為舉首特後遇缺連補不拘前序或
有資俸已深推用不及者如遇行取不妨即為量省之
用若其人清而有執士論所歸不妨多任一年若雅有
修飭氣骨未堅亦不妨聽其例假再加磨鍊若才守平

常不堪舉選卽與量陞改調若既用之後廉隅不謹敗
轅偵事者舉主亦應與之同其清濁蓋其姓名久在御
前不敢隱不敢私也兩新之後舊有賢者則當起舊若
非大賢用新亦可舊者亦當酌量陞轉不得淹置但使
頑鈍汙濁之風欲自銓司一變耳然而銓司之官鮮有
善完固由自愛者少亦由把持者多把持不遂則媒孽
隨之以後貪汙不簡與顛倒銓法有乖公論正須言路
之彈擊若本無缺敗扶私故詆巧為傾陷者則亦當明

白告之皇上議以考功之法駁正則可把持則不可耳
而至于不時請下朝房討論缺之輩即司官之少有
志節者亦不妨聽其隨時入告無愆能剛當必有毅然
而與者若官司隨人繞指必與同行臣部堂官豈不能
奉皇上之三尺弄議其後哉

薦教及常

八月御史劉熙祚言故庶吉士張溥力學砥行富于著
述上命將所著書鈔本進覽

講定肆赦

八月二十五日文華殿日講講官邱瑜講師擊之始章
上問咸英韶濩瑜對是四代樂名上曰子在齊聞韶即
此樂否瑜對曰即此韶樂上復問闕雉之亂亂字瑜對
是樂之卒章上曰當時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何
等契合因顧問輔臣前諭禮部舉知樂之人曾有之否
對曰未有上曰古樂亦尚可復又問張溥張采何如人
近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曰張溥已死張采小官科道

官如何尚說他好延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字科
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張
溥已死說他亦無用上曰亦不免偏延儒對張溥黃道
周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上默然德璟
言前黃道周蒙望上放他生還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
充軍家貧子幼還望皇上天恩赦回或量改附近也好
上微笑源言永遠充軍子孫要世世承當也極可憐延
儒言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即向前之奏章皆係親

手寫的德璵言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每本一篇文字
各一樣共一百樣多是感頌聖德景昉言皇上表章孝
經所以道周寫有一百本德璵言頃皇上問知樂之人
即道周使知樂姓言道周無不博通不止知樂且其清
苦不可及德璵言臣與道周同年他登第後多徒步往
來今尚未有住屋最是清苦且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承
或便好這儒言道周也不在承或承或就是讀書亦
運用得上不答微笑而已翌日手勅云昨先生每面奏

永成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逃成子幼朕心不覺憐閔
彼雖偏過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
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閣臣周延儒等奏黃道周
為人勵行力學是其所長偏執迂踈是其所短然而本
心則願為君子素天忠孝者至于博通典籍貫串古今
刻苦廉隅擗吐詞藻實有一種人不能及足以感動人
心之處是以譽望翕然但向來未經遺珠每有任性率
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鑄益已甚悔前非故每日在

獄手書考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德此臣等皆得以
目擊者近日恭觀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愧
固陋未能仰承萬一因思及道周之博雅庶不愧詞臣
職掌遂率陳奏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其改悔而軫及
于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
之量播之海內傳之奕世有不歎呼贊嘆我大聖人之
舉動超出尋常萬萬者乎照得道周原職是詹事府少
詹事今既蒙恩赦用似當選其政秩以脩史局編摩更

足資其一得此則又非從道周起見也

發帑貯穀

八月諭朕頃集廷議加意興屯已有旨配定規制次第舉行念明春耕播急需籽種事屬創始不忍重累民間今歲事當秋成畿輔河北一帶在在豐稔正可及時收糶預儲特發御前銀十萬兩為買籽種之資爾戶部即發撥行該撫按分給州縣責成印官召買嘉穀收貯倉廩元日報數備察俟該專有司就近支動該撫按推廣

朝廷德意必預設法措處多方積貯歲豐既可平糶穀
賤不至傷農公私兼濟莫善于此其差官解發未盡事
宜爾戶部還詳議條例來看

文昭閣直房

八月早朝後登文昭閣即御德政殿召對閣臣周延儒
等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閣臣對弘文館國初設在思
吾門內帝曰然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
及講讀倘有疑問先生每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官官宮妾之時少閹臣等對皇上講學勤
 政真符堯舜心法帝曰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
 臣各有奏對言用人理財俱明明德內事大學一書只
 是明明德帝首肯因言京中宜積貯本色蔣德璟對外
 面各處都宜積貯本色以待荒年之用今預備倉只是
 空名帝曰屯田也要緊因言漕運海運諸事黃河一帶
 修築如何閹臣對近來自董家河起即用沁河不用黃
 河一路較平穩帝曰是沁河又言京中運糧車戶之苦

閩臣對車戶脚價原有輕賚銀可用只須給發得好外
而百姓猶苦練餉加派須是漸漸減省帝默然遂賜茶
餅而出翌日命于文昭閩左右創設直房云

定經筵之時

八月工諭禮部經筵大典禮宜嚴肅以後定于辰時行
供事各官照日講例着文書官預傳站班不得參差遲
悞該部即行傳飭特諭

豫省之變

九月河南開封府陷于河士民溺死數十萬按開封為
宋故城取許州立土和灰以築內外皆砌以堅甃洪武
初欲移都于此益加增築其西一面內皆積石所謂夷
門也賊李自成久垂涎于此先于十四年二月率大賊
來攻巡按高名衡祥符縣知縣王燮設法死守相持月
餘城上箭砲傷賊無數遣李仙鳳督諸將馳至賊遁去
周王恭樞捐銀五十萬以餉守埤者其大砲則舊令孫
承澤在任時募僱劍遼總督曹文衡家下幕客所製又

得其裝放之法合廢弁司民範等習之故卒收其用十
五年正月李自成復圍開封巡撫高名銜總兵陳永福
力禦之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退屯朱仙鎮聞左良
玉兵至而遁至是年九月復率諸賊突至不復攻城設
長圍以困之城內食盡高名銜與推官黃澍議城不能
支不如引黃河水灌賊且水泊城下可以通餉道共啟
周王然之乃使人掘堤不竟水大至潰城而入銜衛水
深二丈餘士民溺死數十萬名銜小舟至城頭周王府

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卜從
善以水師至城上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
營朱家寨賊移營不及亦沉死萬人事聞帝念防守勞
若不深罪但罷名銜官黃澍入京喜其口辯授御史

差御史黃澍賁銀杵邱宗氏諭曰朕自維涼德不能積
誠上感穹蒼以致中原寇氛汙隄潰決藩王羣宗下及
士紳百姓困頓流離深可悲痛又念數月圍困以來糧
王損背鼓勇既在事文武軍民櫻旆固守勞苦忠義尤

可褒嘉特發御前銀十萬兩即着御史黃澍押齎前
去內將三萬兩特賜周王以備宮眷供億之需其餘七
萬兩仍聽澍與該撫按酌量分派首察群王宗室見存
若干分別覈齊傷亡的察其有存爲均行給與次察見
在汴城守兵併遷徙河北飢民若干一體撫賑用副朝
廷卹災惠窮之至意其該撫鎮而下有功人等除另議
叙錄外也着分別賞賜用示旌酬至諸城數十萬生靈
惕心堅守抵死不渝義憤堪憫亦當設壇致祭以慰忠

魂其中未盡各項應撫按官便宜支用事竣造冊奏銷
特諭

總憲言事

十月左都御史劉宗周起用到京上言六事曰建道揆
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
以昭聖明政治之本曰貞法守而皇帝讀老氏民不畏
死奈何以死懼之焚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
不必下錦衣曰察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

九卿科道會議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繫此
于慘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潛伏奸凡禁地匿名文
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
多愈巧臣必為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
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錢已復為常例矣至于
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為回
道考察第一義而是之令力行

積分送考

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積分監生姚弁等比例乞
考推知先該臣部具覆因奉有本內與國初之典未可
同語是何緣故還着察明奏奪之旨該臣部覆察得國
初積分之典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
業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陞率性堂必
陞至率性堂方許積分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歲內
積至八分者為及格方與出身是其間經年累月磨練
作養蓋以考其才更以課其行也今之積分雖經國學

按月科試要不過擇其文理咨部候考其于陞至率性
積分八分之典制實未如式所以有今昔不同之論耳
在臣部仰體皇上作人盛心故再加考試以上卷量取
通判次卷取校州同在後准行起卓不妨一體優異在
今不可謂之非出身矣察國子監咨送積分除南監題
咨積分徐孚遠等十名見在候考其北監于十四年十
二月咨送十二名十五年七月咨送十名閏十一月又
咨送三十六名往例每歲咨送不過一次每次不過數

名今則一歲之中咨送三四次一次送至數十名則濫
矣課其文藝且未必優况言積分而又概希正選妄觀
清華此又未可輕徇者也相應嚴加考試如果才學優
長堪協任使者照例授以通判州同職銜只如往歲收
取之數平常者授以監生本職文理謬者仍發回該監
肄業以俟歲終及格再為彙送以後積分之法如欲永
行每歲止可咨送一次每次不過數名庶限制有定不
致濫觴可也

章疏日繁

十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辦事垣中察本科
發抄底簿見近日章疏較宗禎初年增十之五較萬歷
中年增十之七一科如此別科可知夫議論日多則事
功自應日集乃近年中外景象無論不及神廟時並不
及望上臨御之初多矣蓋議論者精神之薄也意恣外
馳則力量中歉理所必然無足怪也故密奏日多則違
防愈壞壽計日多則財用日虧啟事日多則人才愈匱

此其病在議論多虛飾亦多也皇上勵精圖治銳意大
平第一急務無如課實效課實效無如省議論省議論
須在不曹大臣始蓋六曹者事功之府也朝廷之大政
大紀大利大害于是寄焉膺其任者果能公忠體國殫
力救時不顧利鈍不避勞怨天下事豈遂不可為何必
做小臣日工幾訖日覆義本然後為能盡厥職也應議
應覆立案仍照舊制則章疏之省不知凡幾矣由此而
論盡諫之臣是以言為責者也當猶欲補養鷹欲擊言

誠不厭煩數也若浮泛之條議市恩之薦奏與據風聞而糾一二小吏則宜禁亦省章疏之一端也至于各曹之官自有職掌詎勉強之不違給何暇出位而紛紜建白凡疏不經堂印代題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在外撫按于重大事情自應時時奏聞若錢糧之起解恭罰之開復官員之更調行間之零級小捷事關該部者應行咨達部若瑣事概行奏請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通政之司職在封駁適應庶恥道喪人希進

取游說不根之徒有如聚訟凡此者則宜禁此亦省章
疏之一端也又如內外臣工凡經論劾當如祖宗朝舊
事平心靜聽工俟皇上之鑒裁下俟舉朝之公論聞言
勝氣激辯者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有此數禁
議論日減我皇上批荅之暇時御文華殿召二三大臣
商確政事講求理道務令朝奉命而夕行從此而政不
清簡功不畢集者未之有也伏惟聖明鑒納施行疏入

下諭申飭

建文錄

十月給事中沈允培疏言竊見駙馬都尉孽永固一本奉旨着該部科詳酌確議臣不覺舉手加額曰皇上修明舊章無幽不闡諳建文于此日真千載一時殆祖宗陰牖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按臣祖子木為通政時疏請祀建文大畧言建文君高皇帝太孫懿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統順條明法為金潢玉牒之主沒含斷蓬飛草之怨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之議以天

子禮筮遣官致祭軌朝三日而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恩詔褒祀死節諸臣是忠于建文者宜祀也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于孝陵高皇帝之旁或懿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要非成祖一人之私言也方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謚建文而以景皇帝元順帝為比謂親親固當視景帝而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刊豎為虛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改正而

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禮臣范
謙履科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疏而奉有建文事迹著
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首其難其慎
越今又四朝矣推而論之不帝而何以編年不帝而何
以議尊存其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
酌其徽稱與修其祀典事本相因禮原一貫合先後諸
臣之奏章神宗需發之明綸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矣且
成祖不常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乎今孺子而在未必不

復辟也又不嘗稱建文為少帝乎位既依然并未如景
恭之追廢為郟戾王也且建文得統于高皇帝尤非若
景恭之因危擁立也乃一則尊崇于易世之後一則貶
滅于十數代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靖難無光而不
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之逆勢窮事去建文
亦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統統有主即主君避野原無
傷太祖之心况一脉相傳則雖體開天更遞禪文皇之
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堯虛受邁禹逮希

憲廟追崇景帝之規近體神宗褒表忠魂之意則臣有
四說于此察改實錄今建文自為本紀無濶附以成萬
世之信史一可議也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而考尋成
祖禮葬之跡因以表為陵園二可議也倣恭仁康定之
益法而斟酌于二字四字之間三可議也即園為寢而
春秋二享掌南奉常四可議也夫然後皇上之心盡二
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年来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念
祖德而隆孝思恢皇謨而舉廢典瑞在此矣

書

卷六

二八

誅兩罪璫

十月御史王孫蕃糾總監劉元斌言賊在郊洛元斌速避歸德縱兵大掠殺良冒功上命誅之然未得旨元斌即奏辯以司禮監王裕民漏洩並誅之

罪案未正

十月御史徐殿臣疏言朝廷之賞罰與天下之是非相配而行政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懼誠以功罪明而賞罰當也舊樞陳新甲利口罔上通欺失事死

有餘辜然臣惜新甲雖死而未足以服其心即未足以
懼天下之心何也罪同而罰異也新甲之死當以欺欺
為定案其為尋前道時便與方一藻等作此鬼計然從
中有主之者矣知言欺之不避而內外相扇託名用間
陰售其奸者楊嗣昌也知款局之不成而立意催戰幸
改先逃坐視不救者張若麒也嗣昌之罪固甚浮于新
甲新甲之死則似早于若麒臣故曰新甲死不服也若
以失陷藩封新甲當死則前此濟南之役中樞何人豈

卷之五

七

一事法應而議耶襄陽則亦陷于寇矣嗣昌自有死法
從未舉以告皇上者夫嗣昌儼然閣臣督師皇上本以
滅獻屬之嗣昌亦滅獻自任奈何對守年餘一籌莫展
自出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不可收拾嗣昌安
聽楊卓然之言謂獻賊難圖茅左易撫軌思舍難就易
撤左良玉趙浣駕言川中零賊不復用煩大兵當是時
固謂撤棒首且可期皇上也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深識
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反賊復出川無一

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
夷陵歧路相避猶敢飾稱鞭長不及試問是時更有何
賊在川嗣昌得云顧北夫彼矣乃生既嫁禍他人死尚
遺害新甲新甲死不服也若麒麟鄙小人甘心鷹犬嗣
昌信為可託新甲倚為同奸明知強勢必不可支復恨
京卿必未可倖巧圖出關蓋浪催戰勝則居為已功敗
則誣為人罪航海一逃報顏偷生試問若麒麟出因何事
逃欲何為辱國喪師罪狀著焉延至今此又新甲在鬼

籍中亦將曉曉理辯者也是故論相封則四藩淪陷嗣
昌新甲一體也論違事則先後欺誑嗣昌新甲同謀也
論三城則始而恃款夫倫終而棄師脫却新甲若麒均
罪也今或自斃于敗後或延喘于園中而使新甲獨受
顯戮臣故曰新甲雖死心未服也伏乞勅下九卿科道
追論元光速正大法以警來者如此而中外文武尚有
玩違從事者請治臣妄言之罪抑臣更有請者皇上邇
來新政賞功誅罪無不快愜人心惟楊嗣昌一議虛象

昇一邨似為缺典天下拭目久矣况象昇非世清貞八
年汗馬功既未錄死極可哀不幸為小人所忌忠魂未
慰臣心痛之望并勅廷臣公議從優叙贈使法不寬于
朽骨恩不漏于孤忠真聖明天賞大罰數年之憤壽一
申而為世之是非大定矣

會推例

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舊制九列三品以上大僚
及督撫有缺皆會九卿同推所以示爵人衆共之公亦

以廣耳目不逮之助也而督撫一官尤為地方緊要察
會典一政凡巡撫都御史缺會戶兵二部推舉蓋重夫
錢穀政幹辦之才參之司農重軍旅政折衝之寄參之
司馬察現行事例大僚廷推九卿官咸與科道例不推
舉而吏科河南道皆得先期與開屆期會推六科十三
道掌道亦駢集畫題仍是推舉不當者聽其當面駁正
之意而從未見其有駁也崇禎十年該本部題為聖明
之求治甚殷臣子之奉行宜力事凡會推大僚九卿官

不到者聽本部題參乃遵行未久輒多托故不赴當此
時事多艱所在紛擾督撫之選尤難兼才或素著清操
未經軍旅或才堪兵事未肯恤民或品直而局小或意
廣而用踈或在邊在腹互有短長苟非再四審量何能
隨用輒效究之糾彈多在事後其實成敗亦難論人蓋
由知者未必用用者未必知請自今以後遇缺應推者
先一日本部將地位相近才望相應之人不論內外盡
數開列姓名與推各官每人先送一單各隨生平真知

真見即于單內圈正陪二人每名下各註應推緣由數字不知者免註收單完本部將圈註姓名就中斟酌定用二人入朝會推科道官有見以為不稱者即將所以不稱之故當面駁正無嫌異同至于邊要督撫推用尤係兵部職掌保任之責該部自無可辭疏上將舉主姓名並列疏內餘俱列于疏後如會推之日應起不起許臣部遵照明旨題恭以聞倘臣部膠執已見不先與聞不悉公論者臺省自當執簡以爭無臨時盡諾而事後

議評徒誤國事無益也然有眾議衆同閣臣看詳以為不可者亦望開列不可之故恭請聖裁

密陳時政

閏十一月行人司右司副熊開元跪言臣因兵事縱橫名城屢墮聖主獨憂不勝感憤輒于御前恭請獨對蒙皇上先臣所請召臣入德政殿對諸臣已退惟輔臣尚在臣後引尚書所云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及周易所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增退臣之意非

有所私蓋以皇上隆重師保賜之坐論為帝王盛事不欲以小臣而相指斥傷皇上敬大臣至意又恐小人伏莽衆臣發論借端蔓引為一網仁賢之計故願密白皇上請皇上虛懷博稽所謂成君德存國體惜人才愚忠固若此也又輔臣請退皇上不允臣不得不略陳大義然非臣初意矣奏畢蒙聖諭命臣補本臣奏封時屢蒙天語威嚴咫尺恭繹不詳不敢妄述祇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聞臣奏云皇上天生仁聖決可以致中興政

政求治凡十五年而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廷臣不以
此故入告皇上皇上亦不以此故下問廷臣講求惟是
兵精餉足不揣其本而末是圖皇上終日雖不食終夜
雖不寢以求天下之治徒費聖心無益也何也天下之
亂不始于滅寇與靖邊朱子曰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
間朝廷一二人而已此一二人得人如治病而得良醫
但拱手而聽之而天下之方不可勝用天下之藥不可
勝用也此一二人不得人如庸醫誤人危在旦夕主人

到處求方到處求藥已為失算而所得之方所得之藥
又必與庸醫商而用之不至于盡不止矣故帝堯之時
天下之亂殆有甚于今日而堯不憂惟以不得舜為已
憂急先務也夫憂不得舜何以得舜是有道焉嘗詢之
九官詢之十二牧矣又必釐降二女察其夤彰之安而
復畀以大位誠慎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
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皇上臨御以來輔臣凡數十人光朝置輔之多

未有如皇上者然或得之既下或取之立談或拔之會
推不過皇上賢左右皆曰賢如斯而已矣未必諸大夫
皆曰賢國人皆曰賢也以皇上股肱心膂之寄而任用
之易如此以故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人福天災迄無
衰止逆言官發其罪狀而後誅之罷之所敗壞已不可
救藥矣今幸殷憂啟聖令大小各官得不時面奏然而
輔臣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者即有稍有異
同不過兵食之計一技一節其于輔臣之得失未嘗敢

置喙焉夫朝廷設官大小相維何以雷同遂至于此蓋
昔日輔臣煩刑辱斂屏棄忠良故賢人君子得而攻之
今日輔臣釋累囚蠲宿逋起廢籍養行德意方有功于
聖德有功于人才噴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倘有不平私
相愾嘆而已孰使而攻之臣與輔臣皆有交而無怨但
日擊宗社蒼生不覺君民之義重于朋友故不顧生死
布其心腹復願皇上遍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即以所
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不半日間輔臣之心事可明諸

臣之流品亦別于以察吏安民則官常亦肅于以誅元
除暴則羣蠻一新天下之治斷在于此若皇上不加體
察一時將吏相狃于情而賄賂之中雖民窮盜起夫地
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臣亦知軍興
旁午之秋容有小人挾私罔上如聖諭所云者臣不當
妄言及此但臣一腔忠憤感事激衷不覺言之過切實
無所私伏乞皇上俯賜憐察存臣此言以定臣功罪如
輔臣感激恩禮奮起精神修明賞罰使臣言不中社稷

之福也。臣雖身臨斧鑕，有餘榮美，疏入御門，命錦衣衛
拏付北司獄。

責躬做臣

閏十一月諭朕以涼德恭承天地祖宗付託君臨天下
十五年于茲比者蓄害頻仍干戈擾攘興師禍變宵旰
靡寧實皆朕不德所致也。君為臣綱乃庶政根本。凡為
臣子以忠孝事君父亦當如朕敬事天地祖宗罔敢不
誠。朕不仰承天意除暴安民罪在朕躬。弟敢自寬自全。

日為始朕敢于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或罪視事務期迅掃寰宇蕩平寇氛稍贖罪戾恭惟二祖舊制日常朝見羣臣裁決政事朕今率循成憲除門朝照例應免日期俾免外其餘每日視朝畢勲戚文武諸司等官有欲奏事者赴弘正門報名候召不許內外官員敢有壅蔽阻當者定以奸欺論斬言官以言為責稱職非易誠嘿不言及言而不當俱屬溺職朕若有過首宜匡繩方是資難之恭諸臣中有大奸大利自當查糾餘若往事細過

不應苛索近來忠諫者固多扶私偏執更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為人出豁種種情弊難以枚舉每遇會推皆稱堪任受事未幾輒復糾彈違臣尤與腹裡不同若議論太多何從展布前頒憲綱而論已明以後俱着祇遵奉行有違玩的降調斥革必不姑貸適者干戈紛擾各督撫鎮將等官若能出奇制勝擒渠殲醜即為異等大功立界厚賞爵拜通侯決無少靳其能勇哨雕勒張疑設伏多方挽擊使敵晝夜疲困亦為奇功亦

與破格升眷如或逗怯疎玩致誤事機定以軍律正法
大賞大罰斷在必行朕未能遠引前代只在近師二祖
聖德神功文昭武烈當時國勢尊崇宇宙和寧禎祥疊
降四裔未王宏模具在朕雖庸疎不敏敢不凜遵大小
諸臣雖無忠君愛國之心俱當以滅寇除凶為事知者
效謀勇者畢力富者輸財能者盡職卧薪嘗膽協佐中
興何憂政事不舉天下不治已經面諭茲特通加頒示
俾各知勉勵無負朕罪已求言克艱圖治至意欽哉

時給事中姜琛以兵警守門見諭上流曰皇上修省罪

已又敢誠言官唯是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

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報而不得其故皇上何

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惡惡言官而思

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竊言官之口後將

爭效寒蟬壅閉天聽誰為皇上言哉既入上怒甚下諭

熊開元革了職錦衣衛掣去究問姜琛革了職錦衣衛

掣去北鎮撫司看實打問

是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早朝畢御中左門白問內閣
五部九卿科道等官帝諭科道官來吏科都給事中吳
麟徵奏臣等識見庸淺不能仰副皇上求言之意或言
之不當或言之過激又蒙皇上一概優容以致諸臣忘
其愚賤輕有詬噴如同官姜埰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
罪但姜埰作令清苦居官勤飭身體孱弱多病伏懇聖
恩寬宥帝曰自流賊內犯將及數載既不能滅之于始
而又不能勦之于終任其焚劫淫掠慘不忍言爾時聖

容惻然垂淚曰朕無面目見爾等爾等只以優容為言
前日御史王孫蕃奏內臣王裕民即時正法何嘗不納
言初九日朕諭內有一段申飭言官爾等各宜警省無
則加勉有則改之姜珠不遵朕諭反來詰問豈得不重
處爾言官以言為職當言的不敢言敢于欺誣二十四
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尚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不得不
于姜珠既上一問爾言官為朝廷耳目自己不正何能
正人文武大小諸臣各盡其職何難滅賊精神都不用

在國家上賊勢如此諸臣同在漏舟之中誰無忠義誰
無廉耻但不肯奮發任事都是一味浮泛瞻徇麟徵奏
皆由人用之不當如目前要地督撫委實不堪言官亦
多有論列但言官職在糾諫用舍原在吏部先臣王恕
馬文升做吏部時言官糾彈一疏有多至一二十人者
下部覆必詳細分別其人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
時言官亦無諱者言官即管言即言之當否與稱職不
稱職自聽朝廷之處分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

拜疏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帝曰已屢有旨了
麟徵奏頃熊開元亦以奏詰輔臣周延儒得罪雖是出
任妄言第諺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
至此豈得不責備首相此亦人情所必至總是姜珠無
知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但言之不當帝曰熊開元
假托機密陰行詭譎小加大賤凌貴漸不可長前首已
明起來御史黃澍奏往河南慰安周王賑恤災民工唄
其奉差已久起身太遲戶科廖國遠糾宣督江為緒委

却御史周燦請速不用命行聞諸臣御史楊若僑舉湯
若望教習火器左都御史劉宗周駁之謂國之大事不
再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賦到一處
幾一處到一城陷一城豈無火器湯若望何年倡說天
主邪教盡惑人心堂堂中國正用小技禦敵豈不貽笑
天下又奏若望小小伎倆何益成敗之數只要法紀修
明賞罰妥當使人心震悚庶幾關外用命可望成功帝
曰如今從頭整頓做起還該做那一件宗周對惟在皇

上命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若是文官不要錢
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如今只管執選才望不論操
守致有使貪使詐貽害至此帝曰督撫自是要才守與
全宗周葵酒操守為主帝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不是
臣臣有操守的使做得宗周葵范志完平日操守不好
今又貪冒寇兵以至軍心渙散帝曰知道了宗周葵朝
廷待言官有體言官進言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即有
應得之罪乞勅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開元姜球狂躁

無知不能無罪但以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詔
獄大于聖政國體有傷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願皇上
俯念時事艱危擴聖度于如天以開諸臣諍諫之路如
臣宗周曩亦因言獲罪中道再就冒瀆蒙皇上不加斧
鉞放還田間後荷賜環起用是臣之罪實甚于二臣臣
何幸而過皇上之優容二臣何不幸而不蒙皇上之恩
宥也臣又有說于此前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所不
能堪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且在起廢之列今二

臣慙直不及道周周何幸而過破格之恩二臣何不幸而乃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入臣見有無禮于其君者即當糾劾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既言官有體假使貪冒壞法欺君罔上渾亂紀綱的通是不該問了宗周伏地叩頭奏云臣請死帝諭曰黃道周聞他有學有守用係特恩怎得引他比例似爾懷物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閣臣周延儒等合詞申救蔣德璟吳桂言之尤力刑部尚書徐石麒奏臣

在五房與同名諸臣商議熊開元姜採有罪仰干聖怒
臣等宜代為請罪叩頭乞恩俟聖諭始起不意臣需次
未言劉宗周隨即申救語言懇直若論起來罪實由臣
伏乞皇上將臣處分寬宥宗周不勝感激左僉都御史
金元辰奏劉宗周申救姜採熊開元非從二臣起見奉
逆聖明從諫如流無非願皇上為堯舜之君廣納言之
美主聖則臣直一時不識忌諱伏乞俯賜優容兵部尚
書張國維奏劉宗周所部素著節如臣受事之初宗周

相會即以操持砥礪謂欲整頓部務在端本澄源臣服
膺其語但于朝班相遇一切調度每多商略方今多事
之事老臣當惜伏乞聖明寬宥帝曰熊開元遠跡定有
主使想劉宗周主使兵部左侍郎馮元飏吳汝救爭其
衣袖盡濕金先辰又奏頃臣聞皇上諭熊開元疏想是
劉宗周主使臣以宗周賦性磊直容也不曾與熊開元
實不相來往宗周與臣同官臣極知他就是前日恭聆
皇上面諭不但姜採熊開元二臣有罪臣等亦俱有罪

皆惶懼不安即宗周在外遊與臣等也說他不是因皇
上而諭遂不覺以忠愛之心披納庸之益其實從君德
起見宗周在衙門百事整肅即皇上所頒憲綱見在奉
行日與諸御史申飭前同臣察理城守不避風雨老成
可念帝曰金光辰也看誠處光辰奏臣忝風紀之地每
與宗周言要天下治安全在撫按若撫按盡得其人天
下太平宗周為人清直在衙門就是不動聲色人心也
都是振肅的皇上若是留他這個老臣願將臣罷斥臣

如一字之欺願甘斧鑕工部尚書范景文及五府勳臣
同出班力救帝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起來劉宗
周金先辰先出候旨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即奏閣臣
持不發同林至御前力救有輔言詞甚婉蔣德璟曰向
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入宮怒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
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帝遽曰唐太宗才朕
所不如若論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吳桂秦皇工當學
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于取名上問怎生

巧于取名姓奏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
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欲優容他以自成其名
帝默然久之乃去刑部擬罪數字次日給事中孫承澤
疏言臣聞風紀之司國廷寄焉得其人則足以肅百僚
失其人則無以定衆志故恒當慎重其選未可輕為更
置也邇蒙皇上起劉宗周于廢籍而為風憲長臣運奉
差在外遠邇相傳無不手額以為聖朝美政臣北上乃
見經過之地人爭望其車采及聆其言語又無不轉相

傳說以為規法蓋宗周四朝者借一介孤清事必合乎
古人行必準之理道其迹似迂其氣似慙要本之忠君
愛國而其學無欺前蒙召對其詞過激衆為之危仰賴
聖度寬容不加重譴在宗周不知如何感激如何追悔
行且青衣小帽策蹇就途臣意數年來署位之間規利
圖便恬不為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罔定盜賊益熾自
禱臣登用始稍知有廉恥事語云山有猛虎藿藜為之
不敢採言國家之重臣不可無也今宗周就職未久突

不及默吞職遠去士論能無共惜至登憲金元辰永樂
為心蓋桂為性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
如子嫉貪如仇一時墨吏望風解綬豫之人官于京師
者俱能言之幸于推折之餘畀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言
語失簡同時獲罪在二臣懋主固有熱腸而恬退亦其
本性但兵戈整頓之日豈僑臣聯翩而去國之時在聖
朝無不愛惜之人才在臣子難廢執奏之大義伏望聖
慈宥其過失錄其生平允大小臣工之請遂兩臣原藉

之職必能蓋勵晚節振揚風紀所禱于國是人心不小
矣臣抱病註籍因思大政所關難以緘默溺職干竇宸
嚴統祈垂鑒詎入尊俸三月 次日劉公駙一驢一僕
負糶被出順城門金公降調徐公石麒亦投劾去

憲臣殺人

十二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糾憲臣殺人之案已明
疏言臣聞律莫重于殺人殺人者抵罪莫大于殺國救
國者誅法紀昭然不以巨憝而或漏焉者也若副都御

艾宋之輩殺人一案臣不能無說焉之普寓中死屍二
飛潛行掩埋科臣素愷忘桑梓之私執朝廷之法據實
入告其原疏中載榷理則有二強盜其知情則有蘇管
家及麻西厨子事固已如指掌在之普自應俯首認承
束身就法乃膽壯氣橫藐視法紀自恃身為負隅之虎
勢同憑城之狐乃肆口反齧堅言子虛隣右總申可以
勢壓屬下御史可以情鳴若謂赫赫氣鼓殺此二人止
尋常事我但言為無誰敢執之為有遂使輦轂之下通

衡之間有重泉難訴之冤青燐夜號之鬼亦從前僅見
之事矣且其死者或妾或媵為戚為獲據實招明法或
束減乃硬口掩飾止欲氣懾言官不知已目無君父則
其欺罔之罪視殺人之罪實更重也我皇上不即置之
于理因科臣左懋第黃雲帥尚未奏明今兩臣之疏俱
下臣垣再四叅詳事已明白有據寧可使殺人者不死
欺罔者無罪因循時日大案久懸臣等職掌所關寧敢
默默伏乞聖明勅下法司提問根究二屍下落嚴伸放

罔之罪戾大法彰而入心肅矣

書

卷六

四